



中大文庫

中央大學九十週年校慶特刊



中央大學九十週年校慶特刊

中大文集

召 集 人／劉全生

編輯委員／劉兆漢、黃興燦、蔣偉寧、蔡義本、張惠文
陳錦村、劉振榮、李瑞騰、許健平、熊秉真
李光華、李建中、王存國、魏慶隆、張時禹
張維安、陳志臣、康來新、吳振漢、葉振富

發 行／國立中央大學

地 址／320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300號

電 話／(03) 4227151

網 址／<http://www.ncu.edu.tw>

總 編 輯／葉振富

主 編／古明芳

執行編輯／劉洪順

編採小組／朱韻璇、林琦瑄、江明瑾、洪于凡
張毓晏、喻婉婷、楊敏孜、劉韋佐

美 編／鄭念慈

出 版／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時間／2005年6月

地 址／100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70號9樓之2

網 址／<http://www.2-fishes.com>

電 話／(02) 23979694

傳 真／(02) 23979719

初版一刷／2005年6月

定 價／新台幣24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本校秘書室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大文集／葉振富總編輯．—臺北市：二魚文化，
2005〔民94〕

面：公分 — (中央大學九十週年特刊：冊3)

ISBN 986-7237-12-9 (精裝)

1. 教育-文集

520.7

94008636

中大集

中央大學九十週年校慶特刊



3/9 PM
中央
英美

第一篇 | 大陸時期

從兩江到中央歷任校長表	06
南高的學風／張其昀	07
南潯鎮張園與張乃燕校長／邱慈觀	16
騷先先生所具有的領袖人才的四種品德／周書楷	22
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羅家倫	27
母校回憶／李國鼎	41
我以中大為傲／吳健雄	44
物理女王吳健雄／孫多慈	45
我在中大的第一年／薛人仰	51
自信自強立身立業，中大人的自立精神／虞兆中	56
余紀忠與中國報業／楚崧秋	63
沙坪壩之戀／謝森中	67
最堪回首是沙坪／王作榮	74
難以忘記的往事／范馨香	91
神仙眷屬燕雙飛，長留芳菲在人間／沈左堯	96
國立中央大學的傳統精神／高明	102
戰時中大的讀書風氣／魯傳鼎	108
在中大的日子／黃懋昇	113
中大感懷／陶懷仲	119
中大頌／馬逸	120

第二篇 | 臺灣時期

臺灣復校歷任校長表	124
中大遷校中壢前後／戴運軌	125
我在中大／李新民	132
飛龍在天／余傳韜	137
臺大、中大與我／劉兆漢	143
廿一世紀的中央大學的使命／劉全生	155
途經苗栗二平山有感／蔡義本	162
壢中時期的中大／王錦華	165
熱愛母校，只求奉獻／龔樹森	170
中大憶舊八首／張夢機	178
現代傳奇的自我書寫／王邦雄	179
互發的光亮／王邦雄	183
我偶然來了，卻永遠記住／曾昭旭	185
觀看一座種滿松樹的校園／顏崑陽	189
我的中大歲月／張進福	193
中大與我／陳立驤	195
「五年級」的中大生活／彭啟明	198
迷蝶／吳明益	203
繁花盛開的中大／謝怡玲	211
叛逆的中央／朱學恆	214
中大的回憶／蕭敏材	217
附錄	
中央大學的源流與變遷	222
中央大學校徽與校歌	224
中央大學歷任校長	226

大陸時期

從兩江到中央歷任校長表

姓 名	任 期	備 註
李瑞清	1906～1912	兩江師範學堂監督
江 謙	1914～1919	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
郭秉文	1919～1923 1923～1925	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南高併入東南大學） 國立東南大學校長
張乃燕	1927～1928 1928 1928～1930	國立第四中山大學校長 江蘇大學校長 國立中央大學校長
朱家驊	1930～1931	國立中央大學校長
羅家倫	1931～1941	南京中央大學、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校長
顧孟餘	1941～1943	國立中央大學校長
蔣中正	1943～1944	國民政府委員長兼中大校長
顧毓琇	1944～1946	國立中央大學校長
吳有訓	1946～1948	國立中央大學校長
周鴻經	1948～1949	大陸中央大學最後一任校長

南高的學風

張其昀（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曾任教育部長、文化大學創辦人）

民國三年八月，江蘇巡按使韓國鈞委任江謙（字易園，安徽婺源人）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就前兩江師範學堂，察勘校舍，籌備開校。四年一月聘定留學美國教育博士郭秉文（字鴻聲，江蘇江浦人）為教務主任。八月十一日，舉行入學試驗，先招國文理化兩部，錄取學生一百二十六人。九月十日，舉行開校式。至民國八年，郭秉文繼江謙為校長，其時可謂南高已臻成熟而醞釀改組之時代。全校設科有國文史地部、數學理化部、教育專修科、農業專修科、工藝專修科二兩業專修科、體育專修科。校舍連農場在內，計面積三百七十畝，計大小房屋二百十餘間。教員五十三人，職員四十一人，學生共四百十六人。

初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已有國立四大學之議，而南京實居其一。終以經費支絀，未克實行。及南京高師成立，諸所擘畫，頗異部章，而專修科增設之多，尤為各高師所未有。其後實行選科學分制，學程與設備，益趨於大學之規模。及九年四月九日，高師開校務會議。提出籌備國立大學議案，一致贊成。遂擬具計劃，郭校長與江謙、蔡元培、袁希濤等，聯銜向教育部正式陳情，時范源廉長教部，深表贊同，遂通過於閣議，十二月六日東南大學籌備處正式成立。十年七月教部核准組織大綱，遂以八月招考預科學生。九月教部以郭校長兼東南大學校長。大學成立，自新建成賢街宿舍而外，校舍教員以逮圖書設備，一賴高師之舊。至十二年一月評議會教授會聯席會議，決定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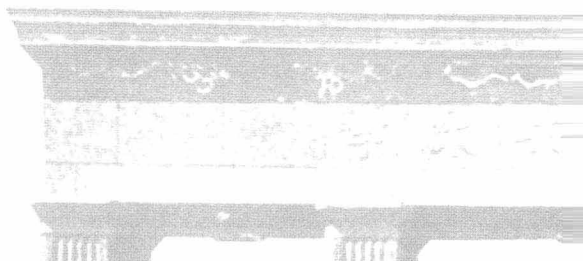
南京高等師範合併於東南大學，南京高師之名稱，自民四至是，始行取消。然東大之初期，猶多南高之舊同學，中間並無截然之界限。東大之改為中大也亦然，其校舍同，其設備同，教職員與學生既新陳代謝，其傳統精神亦有了深厚的根基。南高、東大、中大三校先後遞嬗，其校史概要如此。

質樸辦學校風優良

作者是民國八年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至民國十二年高師名稱取消，改為東南大學，作者即於是年畢業，作者求學時期亦可謂南高之全盛時代。本篇想要說明南高所給予我們，究竟是些什麼？若捨枝葉而求根本，便是南高的精神，而不限於某部某科。當年「高標碩望，領袖群倫」的人物，是哲學教授劉伯明先生(名經庶，以字行，南京人)，他於民國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以積勞逝世，年三十九。當臨歿時，他問劉師母：「妳是哪一系的學生？」他真是為母校而犧牲的，我們最紀念他。

校風之養成，其必要之條件有二：一為歷史的關係，一為理想的確立。南京高師的校風，究竟是怎樣呢？據劉伯明先生說：「吾校同學率皆勤樸，無浮華輕薄氣習。而其最顯著之優點，在專心致力於學。其堅苦卓絕，日進不已，至可欽佩，紈袴子之學生所不能及者也。」此非劉先生一人之私言，近四十年南高畢業生服務社會亦既遍於全國，稱讚南高學生好學精神的公平輿論，常常可以聽到的。

南高成立時，劉先生擔任哲學講座，民國九年，任訓育主任及文史地部主任，十年任校長辦公處副主任。他以哲學家而辦學，最注重



於教育理想。他常謀物質方面設備固求完善，但物質較諸精神則仍居於次要。蓋辦學如無理想，則校舍無論如何壯麗，校具無論如何珍貴，其於社會上的功效必甚微薄，甚至貽害社會，造成自私自利之蠹民，亦未可知。

反之，學校如具有一種共同之理想，則學生隨教師之後，自能積極上進，歷時已久，無形中自能造成優美的校風。回想我們求學時代，每逢集會，劉先生常以此意反覆申明，以為我們校舍儘管破舊，我們常保持一種「樸茂」的精神，不要有銅臭，不可有官氣。這種演講大有功效，漸漸侵入心坎裡，喚起自覺和自重。就作者所知的許多同學，雖然都富於個性，但學校生活確乎是整個的，教授與同學的努力好像有完全的協調，有深切的內心的統一，這實在是南高教育上的成功。現在再把這種人格教育，分為德育、智育、美育、群育四方面來說明。南高時代學校生活，一言以蔽之，是有條理有意義的生活。

(一)德育：南京高師之宗旨有二：一方面固為養成優良教師，一方面又力求深造，兼欲養成專門學者，其性質與法國高等師範學校相似。因母校採行優待制度及嚴格的入學試驗，吸收多數清寒而優秀的青年，由今看來，已經相當的達到目的。

劉伯明先生諄諄以精神修養為全校表率，其言曰：「吾國古來學風最重節操，大師宿儒，其立身行事靡不措意於斯。所謂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最能形容其精神。」這種高尚的思想，曾經瀰漫於母校，若干大師，皆致力於個人之感化，精神之涵養，對於學生無論修學遊息，隨時加以指導，由是改造其思想，陶冶其品性，不僅以授予智慧為盡教授之職責。「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我們彷彿有

所領會。

南高的大師對於西洋文化多深有研究，南高的精神，一面保持質樸的風氣，一面又注重科學的訓練，貫通中西，是其特長。科學在德育上足以培養獨立的精神，與高遠的理想。科學的鵠的在求真，即所謂格物致知。科學家既以真理為生命，必須虛衷考察，獨立探討，深思遠慮，而無二毫之偏私，劉伯明先生嘗曰：「吾人生於科學昌明之世，苟冀為學者，必於科學有適當之訓練而後可。所謂科學之精神，其首要者，曰惟真是求。惟其如此，故其心最自由，不主故常，蓋所謂自由之心，實古今新理發現必要之條件也。世人多稱南高學風偏於保守，這是一誤解，與其稱為保守，不如稱為謹嚴，較近事實。南高的精神中科學的成分極重，他們不囿於見，不狃於私意，發言務求正確，不作妄誕之辭，最富於自由空氣與真摯的精神。」

(二)智育：時人稱南高偏於保守，另一證據，即當白話文勢力盛行以後，南高學人仍多用文言述學論事。作者的意思，以為白話文言各有特長，文言應求通俗，白話亦應洗鍊，兩者本無嚴格劃分的界線。但無論文言白話，應以思想為中心，隨時代而進步，庶不致成為陳腔濫調。據作者所知，南高雖分為許多部，但有一共同傾向，即注重國文，注重科學的國文，且認為造就優良師資的先決條件。欲圖國文之進步，必須將俗語俗文在相當程度之內，加以洗鍊，使漸與雅語雅文調和，又須使文字內容不悖於近代思想與科學方法。

母校智育的最大特色，當然是注重科學。中國科學社與南京高師都是民國四年成立的，科學社的發起人回國後大多數擔任南高的教授。該社最初在美國成立，遷回中國時先在南高設立辦事處，後來又在南高附

近創立會所，兩個機關密切合作。記得某教授很高興的說過：「南高是中國科學社的大本營。」南高和其他高師不同的地方，即在其造就科學人才之眾。世人常以南高與北大相提並論，也不是偶然的。

劉伯明先生深恐母校同學失之過專，常常提倡博約之旨，其言曰：「世界知識，其相互的關係，吾人亦應稍加注意，俾治各種專門之學者，互相瞭解，於分門之中有一致之意，所謂同心相應(Like-mindedness)，此即真正德謨克拉西之社會也。」南高學生倘不致變成狹隘的專家，昔年良師提攜之功，誠不可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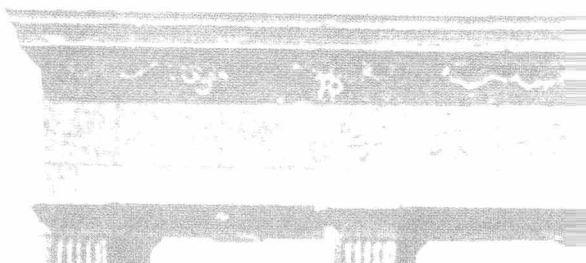
南高又有一最可自負之點，即留學生與國學大師的合作。文科方面有幾位大師對於中國文化有透徹的研究與超越的見解，同時他們也注意於科學方法，故思慮周密，其探究事理常帶有批評的精神。英人羅素嘗謂西方文化顯著的優點是科學方法，中國文化顯著的優點是一種合理的生活觀念，此二點希望其逐漸互相結合。當年南高的學風，確實存著這樣自信心。古人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調和文理，溝通中外，實在是當年南高辦學者的宏旨。

(三)美育：劉伯明先生謂通常之論人格者，僅及精神方面，而以與品性相混；不知所謂人格(西語曰Personality)，審而觀之，其中所涵要素，除自信、判斷能力、莊重、溫良等外，就其涉及形骸方面者，亦甚關重要。服裝、健康、運動、遊息等事，均應加以注意，勿以身體不強或不修邊幅為榮譽。美術能調和人之感覺性與理智性，故為教育上重要工具之一。語其具體方法，如瀏覽諷誦各偉大之創作，而培養其美感。應避免一切庸俗粗鄙之事物，應生活簡單無浮華鋪張之習，並應於可能時，培養自己所有之真正藝術才能。其在西洋，如希臘雅

典之教育，以音樂與體操並重，而兼重文藝。體操者，一方面以健康為目的，一方面以身體為美的形式之發展，希臘雕像所以完成空前絕後之美，便由於此。但南高學生在這方面似未能盡符辦學者的期望。有一次集會，劉先生演說，謂外人參觀吾校，稱吾校學生有老夫子氣，其批評非毫無根據，劉先生常引以為誡。但是母校在局部方面未嘗沒有成功，體育專修科開全國風氣之先，畢業生在體育界居於領導的地位甚多，這是公認的事實。

環境優美全國唯一

天才之發展與遺傳環境兩方面，均有密切之關係。天才雖亦有因遺傳而來，然其受境遇之感化影響實甚大。人才之產生與其周圍之山水風土，常相適應。自來山明水秀之地，多產生偉大之人物，此考之往事而可徵信。母校的自然環境，在全國的各大學中可稱是唯一的，課餘之暇在台城上的散步，看鍾山的月出，揚子江頭的落照，真有瀟灑自得之意。仰高山而懷先哲，過城垣而思故國，玄武湖上泛舟時，誰沒有仰俯今昔之感？或星期休沐，約二三良朋，在雞鳴寺豁蒙樓，或清涼山掃葉樓，品茗閒談，不覺時移，「江山重複爭供眼，風雨縱橫亂入樓」，詩情畫意，又不覺油然而生。稍遠一些，到鍾山上遠眺，大江如玉帶橫圍，萬家樓閣，一覽無餘，岡巒歷歷，繞郭浮青，規模的闊大，在精神上自更有甚深的感動。這些天然圖畫都是母校美麗的背景。曾有人以鍾山的崇高、玄武的恬靜、大江的雄毅、來象徵母校的校訓，我們的後生小子，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本校校址，有千餘年的歷史淵源，自劉宋四學，蕭梁五館，以迄明代之國子監，後先



輝映，實為文化聖地之一，故國喬木，誰能忘情？

(四)群育：劉伯明先生常謂吾人治學，宜有社會的動機，研究學問固不欲僅僅收效於目前，然其與人生之關係，不可不知，因世無離人生獨立之學問，而學問又不是供人賞玩的美術品。凡社會生活所生的結果，不必皆善，但一切善行若離社會而生活，則必不成，劉先生所詔示於同學者，在學校應有自治的精神，對地方應有公民的精神，對國家應有共和的精神，可說是南高群育綱領。南高時代學生自治會最有生氣，課外研究又設立各種研究會，其目的在培養良好的公民資格，如公正無私、同情心、責任心，犧牲個人利益，尊重他人權利等事。從事政治活動而不根據於道德，則政治生活亦必致卑鄙齷齪，令人有賤視之心。南高學生個性雖極度發展，然絕不因主張之同意，隱隱有局部之對壘。學生界黨同伐異之敗德，母校獨無徵跡，這也是當年學校生活最感覺愉快的一點。

服務社會成績卓著

南高史學大師對古來鄉治多津津樂道，以為今之形勢，為一國執政易，為一鄉領袖難。蓋一國執政，不求徹底之改革，但為一時粉飾敷衍之計，此稍有才器者能之。為一鄉之領袖，則不但需有才器，尤須有高尚之道德情操，為群眾所敬服者。我國古來雖為君主政體，然以幅員之廣，人口之眾，立國之本仍在各地方之自躋於善，初非徐待一中央政府，或徒賴政府所任命的官吏，而人民絕不自謀。此其形式，雖與近世各國所謂地方自治者不侔，然欲導吾民以中國之習慣，漸趨於西方之法治，非從此參其消息，不能得適當之導線。南高畢業生在各地辦中學多年，成績卓著的，實繁有徒，這是公民精神的一種

表現。

當時中國政局紊亂，劉先生常深憂之，謂國人所缺乏者，為共和國民之精神。共和精神非他，即自動的對於政治負起責任，建立統一的國家。要而言之，自由必與負責相結合，而後始為真正的民治。僅有自由謂之放肆，任情任意而行，無中心以相維繫，則有分崩離析之禍。僅負責任而無自由，謂之屈服，此軍國民之訓練，而非民治。真正的自由與負責，實同物而異名，惟負責而後有真自由，亦惟自由而後可以真負責，劉先生在清季嘗入同盟會，要聞革命之役，曾為文論滇緬邊界片馬問題，傳誦一時。清室既覆，民黨多居高位，先生獨赴美求學，有勸以入政府任外交者，先生笑謝之。既自美歸，一意教育，其所倡導的民治，自然與國父的民權主義相契合。民權主義的精髓，謂各人之聰明才力有天賦之不同，故將來之成就自然互異，苟不顧各人之聰明才力，強求一律平等，世界便無進步，人類亦將退化。吾人講求民權平等，須使世界有進步，同時在政治上立於平等之地位。此種平等之實現，為吾人應有之努力。

南高精神永不磨滅

劉先生謂救國之事，全國之人應共負其責，待教育界可為之先導，而又必有充分之準備，循序為之，持之以恆，不憑一時含混之熱誠。其所詔示於同學者，有曰：「凡政治社會問題之關係較大者，宜本學理之研究，發為言論，其心靡然大公，不瞻徇任何派系之私意，惟以高貴之精神，崇偉之心理，與國人相見，斯真高尚之學風也。夫先覺者，感人之所同感，而較深切，其表見也又較著明，不若常人所

感之曖昧滋混。惟其如是，故應本所感者發為文辭，播諸民間，為詩歌可也。為報章言論可也，如布種然，使其潛含暗長，歷時既久，動機自生。歷觀中外大改革其發動之機，胥在於是。」

總而言之，在民國初年的教育史上，南高的校史當然是可以大書特書的一頁。劉先生說：「吾儕對於宇宙的態度，須信其永無消滅，繼續存在。有此理想，方可支持吾儕貢獻於社會之勇氣，而求人類之進化。」南高的名稱雖然已經消滅了，南高的重心劉先生也已經以身為殉了，但是南高的教育現在已證明達到相當的成功，南高的精神是永遠不會磨滅的。